

问题：在更深层面上如何诠释农夫与蛇的故事？

有一些被人广泛认为是“过度美德”造成的“失败案例”，只不过是犯了错误定性的逻辑错误。例如“农夫与蛇”。

你要救一条蛇归你要救一条蛇，防蛇咬归防蛇咬。为什么救一条蛇，可以直接有效的推论出“你可以放心的不防蛇咬”？

因为有另一则寓言或者“圣训”说过“知恩当图报”？

问题是，“知恩当图报”，又不是“知恩会图报”，甚至也不是“受恩必知恩”啊？

这完全没有任何一环挂得上钩啊？

所以在救蛇的时候，你从哪里得出“因为救了蛇就可以解除防蛇咬的措施”的结论的？

不防蛇咬而被蛇咬，犯的并不是“过度包容”的错，而是自认为“行善等于免疫一切威胁”的乡愿以及“缺少安全意识”的错误。

语文不好，逻辑好不了——因为极其容易因为语言的匮乏而产生危险的佯谬。

从“农夫与蛇”的故事推出“不可过度仁爱”的结论就属于经典的错误典范。

你不妨稍微顺着“过度包容”论往前略想一下，就会发现一种神奇的结论——如果以此为确实教训，那么“正确的仁爱”要以什么为前提？

以“绝对正确的判断受救助者在一切可见的未来均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危害”为前提吗？

按照从“农夫与蛇”里总结出的“不可过度仁慈”论，任何受过你的仁爱的人只要在将来造成你任何的损失，岂不是都意味着你的仁爱是愚蠢的吗？

难道把时间拖延到不是蛇苏醒后就咬，而是到第二年春天咬了，按照那一观点，农夫就算“非过度仁慈”？

还是说没咬死，只是咬了个涂紫药水的小伤，“过度仁慈”论者就会同意农夫就是“非过度仁慈”？

还是说农夫救了一个看起来软萌的兔子，结果兔子活了生了一大窝，吃了农夫几亩地的白菜。就因为小白兔看起来没有毒蛇那么有害的明显，“过度仁慈”论者就真的会同意这位没能正确预料小白兔的危害的农夫是非过度仁慈？

于是过度不过度不是看结果，而是全看你当时的判断是否被“过度仁慈”论者认可？

那么 ta 隔壁的过度仁慈论者立刻批评 ta 革命不彻底，立场太投机，属于“修正主义过度仁慈论”的异端——

你要听谁的呢？

过度的“度”在哪？

人有什么手段去绝对正确的预知自己救助的任何一个对象将来会不会造成你的损失？莫非对方是植物人？还是可以对对方下思想锁？

人就好比蛇安全吗？

人真的就比蛇肯定更感恩图报吗？

如果蛇就是显然过度危险的，那么人类还有任何一个可救的吗？

你怎么知道你救活的那个冻僵的人类，就不是一名乔装打扮、穷途末路的在逃杀人犯？

还是说，那名为“过度仁爱是错误的”的结论真的说的是只有“过度仁爱”是愚蠢的吗？

还是事实上是在说“任何仁爱都是愚蠢”的？

看到了吗？

表面上这种归纳法是想总结出不可“过度”仁慈，实际上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解释”，它是在否定一切仁慈。

因为它有意隐瞒或无意忽略了那“不值一提的、针尖大的小问题”——这里其实并没有那个传说中的神奇的“度”。

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难说得很，

但是针尖上可是能站魔鬼的。

任何绝对的美德，都有大堆的在剧情中包含了它而当事人下场很惨的经典小故事。

寓言也罢、“真实案例”也罢，它们都在孜孜不倦的告诫你，美德是好的，但是“过度美德”是不好的。

嗯，对呀，不是“啥事过度都不好”吗？你从小就听过了一万遍吧？

这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瞪大无辜的双眼，用最萌最亮的星星眼，问 ta 们“度在哪”。

毕竟，没有“度”的“过度”岂不是在忽悠人吗？

编辑于 2021-05-15

<https://www.zhihu.com/answer/1849770226>

---

评论区：

Q: 度在何处？度在【尽力】。

那是一杆在【彷徨与确信，孤独与完型，自由与责任，死亡与存在】的狂潮中猎猎作响，几乎撕裂的军旗。旗在人在，迎风不退，脚下就是这条 dead line，就是这个度。

这度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

它是你全部功力的随手一击。

---

Q: 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件事，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其影响，不然就全知全能了。不论善事还是恶事，首先是事。做善事想着一定有善报本来就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只不过是恶报可能性较小而已。

A: 实际上没有减小“恶报”的可能性。

客观来说，一点都没减小。

---

Q: 问题是“能否从更深的层面诠释农夫与蛇”。这个回答不够好，或者说我（自认为）可以做得更好。用寓言来说明道理，是各个文明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说明的道理和侧重点差异不小），这一点绝非偶然。

用易经的思路来看，这是卦象和系辞；

用道德经的表述，是“名可名，非常名”；

用数学领域的术语来描述，叫做拟合 (fitting)；

用计算机领域的术语来描述，叫做模式识别 (pattern recognition)；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叫做抽象——从具体的实例和场景中抽取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要素，归纳为有一定普适价值的结论，构成知识库，借助它的帮助，后续决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这是人类（相对于宇宙）和人类个体（相对于人类整体），以有限应对无限的本质方法：发掘万事万物中普遍存在的同一性，以之应对更普遍存在的、更大量级的差异性，把握规律、提高效率，从而以不变应万变、以有限御无穷。本质上来说，这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基础。

历代先民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和探索中，模模糊糊地、有意无意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方法的之鳞片抓，并尽最大可能诉诸于语言和文字。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这项活动的历史。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不断扩充、不断加强、不断深化，留下了庞大的历史遗产。类似“农夫与蛇”的寓言，只是这个庞大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A: 农夫与蛇的故事是不是文明遗产。

与“从农夫与蛇推出过度仁慈论”是不是文明遗产，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另外，降低了什么“成本”？

---

Q: 很多给出的爱和好意，浸有毒液，暗含着你必须给回报，你怎么能不给回报的凝视。（启发自先生的另一篇答案）

我不能幸免，只能尽力避免。

---

Q: 记得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倒也忘了，只记得开篇引用的登徒子好色赋，说东家之女，增一分则太红，少一分则太白，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作者批判了儒家中庸，还有平均主义什么的，代之于我的恰到好处，作者自鸣得意，读起来一窍不通，中庸或许解释起来有争议，作者把度解释为恰到好处，这不是废话吗？正所谓无用的真理。自此有个感慨，千古难题都在度，儒家没有处理好，我们也只是以为好罢了。

而使君舍弃度，否定度，岂不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

A: 我并没有否定度，我自己写的东西里到处都是写各种度。

我否定的只是告诫别人不可以过度却不给度的做法。

那里面有些度其实根本不存在。只不过借着“过度 XX”的万能话术在消灭 XX。

---

Q: 眼前一亮啊，千古难题不就是度吗？你这另辟蹊径，舍去度，否定度，倒也省心自在，一了百了。

A: 没有否定度啊。比如水烧开一百度，这就有个度啊。

主张不能过度，那么度就要划出来。

---

Q: 以前在读者或青年文摘上看过类似的故事，不过比较鸡汤化。

有个人救一只蝎子，但蝎子每次都会蛰他，可他还是不放弃救他。其他人看了就说你被蛰了干嘛还救蝎子，他说蛰人是蝎子的本性，行善是我的本性，我不能因为蝎子的本性而放弃我的本性...当时看了觉得很扯，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既能救蝎子，又不会让自己被蛰吗。

A: 塑料袋拎着啊。

谁要他含嘴里啊摔

---

更新于 2023/6/8